

我们的爱情

【法国】 居伊·德·莫泊桑 著
郑永慧 译

译林出版社

我们的爱情

【法】居伊·德·莫泊桑 著

郑永慧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2 字数 13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1-30,000 册

ISBN 7-80567-013-7

I·5

定价：2.30 元

译 序

《我们的爱情》是莫泊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889年至1890年间，最初在《两世界杂志》上刊出，随即出版单行本，备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在莫泊桑的爱情小说中独具特色，其精妙细腻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分析令人惊诧，不愧为莫泊桑的杰作之一。

莫泊桑的小说约有半数以爱情为主题，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女人和爱情，因而经常在他的作品中热情地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女人和对女性的爱恋。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他对女主人公比尔娜却没有正面歌颂，相反，把她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天使外表的恶魔。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千方百计从精神上 and 技巧上增加自己的光彩；她具有演戏的天赋，能够在不同场合，作出或嗔或喜的种种媚态；她善于利用饰物、语言和行动来助长自己的魅力；她大胆地运用自然的景色和室内的装饰来加强她的狐媚举止的效果，也不管两者之间是否协调。

在莫泊桑的眼中，比尔娜是一个戴着美女面具的丑恶巫婆。她为了进一步剥夺她的崇拜者的自由，在家里安置了反射镜，使她一个人变成了无数个人，到处都有她的身影，任何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房间就处在她的包围中，不能不想起他们能在这温柔乡中享受到的种种舒适与安乐，全部是迷人的女主人所赐。她还有一套设备，可以容许她在任何情况下修饰自己的容貌，如同一幅油画，画家可以在不同光线下修

改色调，光暗和浓淡。她每天花几小时在她的梳妆室里开动脑筋，想办法为自己增添新的魅力。像十八世纪的炼金术士拥有一个流动的实验室，可以在车子行驶中观察点金石的变化一样，她在她的四轮轿式马车中也安装了妇女化妆的全套设备，她离开一家客厅到另一个交际场所去的时候，可以在路上重施脂粉，将脸上的表情改变得适合新的场所，可以说在这短短时间内她在制造媚药，片刻以后就将所有同她接触的男人迷惑得不能自制。

至于男主角马里奥勒，莫泊桑也没有把他写成是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一个纨绔子弟，如此而已。他也成了比尔娜媚力的牺牲品。他同比尔娜一见钟情，两人情投意合，不久便双宿双飞。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对这两人而言，这样的结果各有不同的意义：比尔娜认为她又征服了一个男人，马里奥勒认为他找到了相爱的伴侣。实际上马里奥勒由于受自尊心的欺骗，没法洞悉比尔娜的秘密，只是在十个月的罗曼史的后期，才逐步看清原来比尔娜是个心如铁石的天使，满脑子里尽是征服男人的荣耀，对他根本没有真心实意。他的嫉妒心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对每一个向比尔娜表示敬意的男子，他都认为是自己的最有力的情敌，以致弄得心烦意乱，痛苦万分。

据说莫泊桑是卢梭的信徒，崇尚纯真的感情和自然的情欲。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安置了一个平民的女儿伊丽莎白·勒德律，想必是为了贯彻作者的“崇尚纯真的感情和自然的情欲”的信念吧。伊丽莎白对马里奥勒的感情的确是纯真的，这种纯真的感情只有平民的女儿能拥有，这一点，说明莫泊桑揭穿了客观事物的本质，无愧为现实主义作家。但是马里奥勒对伊丽莎白是否有“纯真的感情”呢？对此作者已经作了暗

示，回答是否定的。伊丽莎白具有一个风流女子的气质，马里奥勒加以诱惑，带她到巴黎给予培养，可谁能保证马里奥勒不会对她始乱终弃呢？可以断言，悲惨的下场正在等待着伊丽莎白。

马里奥勒同比尔娜痛苦的爱情纠葛，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两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要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都是不事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的财富使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唯一要操心的就是如何填满空闲，弥补心灵上的空虚。这就是他们过着享乐腐化和荒淫无耻生活的原因。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十九世纪末叶欧洲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幅完整的风俗画。

莫泊桑曾经主张“心理分析应该在书里隐藏起来，就如同它在生活中实际上是隐藏在事件里一样”，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并没有取悦读者的离奇曲折的情节，却有不少细致的心理分析，通过分析，将一段大约持续了十个月的强烈情欲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还叙述了它的各个阶段，主人公的烦恼、快乐和忧郁，这都说明了在表现手法上，莫泊桑并没有刻板的格式，非凡的多种多样性正是他写作的特点。在这部小说里，充分表现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才能。

郑永慧

1988年夏于北京

第一部

一

有一天，音乐家马西瓦对他的朋友安德烈·马里奥勒说：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想到叫人介绍你认识米歇尔·德·比尔娜夫人？我向你保证她是新巴黎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马西瓦是歌剧《吕贝卡》的著名作者，被人称为“杰出的年轻大师”已经有15年了。

“因为我觉得我天生不适宜于进入她的那种圈子。”

“亲爱的朋友，你错了。她的圈子很有特色，很新颖，很活跃，很有艺术气氛。那里演奏的音乐十分出色，谈话环境之舒适，比起上世纪许多第一流的客厅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在那里一定倍受欢迎，首先因为你演奏小提琴完美无瑕，其次因为在她家里人们说了你许多好话，最后因为你是公认的人品不俗而又不轻易到别人家里作客的人。”

尽管这番恭维的话使马里奥勒很满意，可是他仍然没有软下来，他心想，这么殷切的邀请，年轻的女主人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只说了一句：“我才不在乎呢！”这句话里包含着故意的轻蔑和实际上的接受邀请。

马西瓦接着说：

“你愿意我在最近这几天介绍你吗？其实我们都是她的熟朋友，经常在你面前谈论她，你早已认识她了。她是一个28岁的绝色佳人，聪明过人，由于第一次婚姻很不幸，她没有

再结婚，却把她的住宅变成名士雅人的聚会场所。在她家走动的并没有太多的阔人和名流，只为着保持影响，才有必需的那几个。我带你去见她，她一定很高兴。”

马里奥勒被说服了，回答说：

“好吧！就在最近这几天里。”

下一个星期刚开始，音乐家就走进马里奥勒家，问道：

“你明天有空吗？”

“我……有。”

“很好。我带你到德·比尔娜夫人家吃晚饭。她委托我邀请你。这里还有她的一封短信。”

马里奥勒表面上还考虑了几秒钟，接着就回答。

“就这样定了！”

安德烈·马里奥勒约有37岁，独身未娶，无业，家境相当富有，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发日子，到处旅行，而且收藏了一套精美的现代绘画和古玩，大家公认他有点怪诞，有点粗野，有点任性，有点看不起人，他之所以摆出一副独身汉的样子，完全是出自傲慢，而不是为了羞怯。他很有天才，很机灵，却十分懒散；他能一切都懂，而且也许能做好许多事情，可是在人生的舞台上他却满足于当观众，更正确点说，当个业余爱好者。如果他生来贫困，毫无疑问他会成为一个杰出或有名的人物；只因他出生于富裕之家，他才不得不永远谴责自己没有成为一个要人。事实上他曾在艺术上作过几次尝试，可惜这些尝试太软弱无力了：一种尝试是文学，他出版过清新可爱、生动活泼、风格优雅的游记；另一种是音乐，他演奏的小提琴，甚至在职业演奏家中间也享有盛名，尊他为优秀的业余演奏家；最后一种尝试是雕塑，他的泥塑小雕像《威尼斯的按摩师》在去年的沙龙里还获得相当的赞誉，雕

塑艺术——独创的技巧，造型大胆和迷惑人的雕像——在无知者的眼中代替了知识和学问。

他是一个出色的骑师，据说还是一个高明的剑术家，不过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露一手，也许是因为他担心会遇到可怕的对手，他之所以逃避社交界，也是出自同样考虑。

可是他的朋友们对他很赏识，异口同声地赞美他，也许是因为他很少给他们带来不快的缘故。他们说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靠得住，忠心耿耿，对人关系很融洽，他本人十分讨人喜欢。

他的身材还算高大，又短又黑的络腮胡子从两颊整整齐齐地一直伸延到下巴上，尖尖地往下垂着，头发有点灰白，可是鬓曲得十分好看。他的明亮而灼灼有神的褐色眼睛，带着不信任和有点冷酷的表情逼视着人。

他的亲密朋友中数艺术家最多，像小说家加斯东·德·拉马特，音乐家马西瓦，画家若班、里沃勒、德·莫多尔等等，他们表面上似乎高度赞赏他的明智，他的友谊，他的头脑，甚至他的判断力，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功成名就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虚荣心，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把他视为一个讨人喜欢、十分聪明的碌碌无为的人。

他自己傲慢的矜持态度仿佛在说：“我什么家也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成名成家。”因此他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不屑于追求时髦风雅和进入著名的社交场所，他害怕别人在这些社交场所里比他更出风头，会把他挤进社交场中无足轻重的陪客大军里。他只想到那些确实能够赏识他的藏而不露的优秀品质的人家里去；如果他这么爽快就答应去米歇尔·德·比尔娜夫人家，那是因为他最要好的朋友们，那些到处宣扬他的藏而不露优点的人们，都是这位年轻女子的熟朋友。

她住在富瓦将军街圣奥古斯坦教堂后面一个漂亮的底层和二楼之间的中二楼里。有两间临街的房间，那是饭厅和客厅，这客厅是接待一切客人的地方；另外两个房间面对着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归屋主人享有；这两个房间的头一间是极宽敞的第二客厅，略呈长方形，有三个窗口，外边植满树木，树叶已经碰到窗上的挡雨披檐；这间客厅里的摆设和家具出奇地稀少和简单，风格纯净而朴素，但却价值连城。这里的坐椅、桌子、漂亮可爱的橱子或多层架子、图画、扇子和玻璃柜里的瓷器小塑像、花瓶、小雕像、嵌在壁板中间的一个巨大挂钟等等，所有这间少妇闺房里的陈设，都能以其形状独特、年代久远或者款式雅致而吸引人的视线，或者使人目不转睛。她为此感到自豪，几乎同她为自己感到自豪差不多，为了创设这室内装饰，她动员了她所认识的全体艺术家，借助于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友谊和他们到处搜寻的本能。她既有钱，又肯出高价，他们就为她找到了所有这些奇珍异宝，这是一般平庸的业余爱好者所辨别不出来的。她就依靠他们筑成一个著名的香巢，很少在这里接待宾客，她认为到这里来的人都会喜欢这地方，而且一定愿意再来，这儿不像上流社会妇女的平庸闺房那样没有吸引力。

她还有一种心爱的理论，就是认为帷幔和织物的色调变化，坐椅的舒适程度，物体外形的吸引力，整体的和谐，具有同可爱的微笑一样的功能，能够吸引客人的注意，使客人感到愉快，很快就能适应这新的环境。她说，住房能给人好感或恶感，装饰得华丽或拙劣，正如居住在这里的人一样，能够招来、挽留或者驱逐宾客。住房能触动心弦或者使心灵麻木，能使热血沸腾或完全冷却，能使人开口谈话或保持缄默。能使人悲哀或快乐，总之，能使每个宾客产生留下来或立即

离去的不可理解的愿望。

这间艺术品陈列室的中部比较幽暗，一架极大的三角钢琴，放置在盛开鲜花的两个花盆架中间，占据着最尊贵的位置，俨然主人模样。更远一点，两扇高大的门通向卧室，卧室又通向梳妆室。这间梳妆室既宽敞又雅致，像暑天的客厅一样全部挂上波斯慢，德·比尔娜夫人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就呆在这里。

她同一个外表举止文雅、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暴君的无赖结了婚，初婚几年她的生活十分不幸，因为一切都得向那个暴君让步和低头。五年中间，她不得不忍受这位叫人受不了的主子的约束、虐待、嫉妒，甚至暴行；她害怕，惊愕，被意料不到的事弄昏了头，只能在这样的婚姻生活面前屈服，毫无抵抗，成为残暴男子的牺牲品，被丈夫的专制而受折磨人的意志压垮了。

一天晚上，他在回家的途中由于一个动脉瘤破裂而身亡。丈夫的尸首盖着被单抬进来的时候，她注视着遗体，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解放已经成为事实；她在暗中深深地感到快乐，却又极端害怕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

她有独立自主的天性，性情愉快，甚至有点感情洋溢，能迎合人意而且迷人，会说一些放肆的俏皮话。巴黎的某些小姑娘似乎从童年时起就呼吸着林荫道上的下流空气，再加上听惯了每天晚上从戏院敞开的大门传出来的对剧本的捧场声或怒骂声，这些俏皮话不知不觉就上了口。她遭受了五年奴役，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胆怯，同她过去的大胆放肆混合起来，使她形成一种害怕说得太多，做得太多的脾气，同时怀着热切地希望摆脱束缚的愿望和从今以后绝对不再丧失自由的坚强决心。

她的丈夫属上流社会人物，经过他的训练，她成为一个时髦、漂亮、专做接待宾客之用的默不作声的女奴。这位暴君的朋友中间有许多艺术家，她怀着好奇心欢迎这些艺术家，津津有味地听他们发言，却从来不敢让他们知道她多么理解和敬重他们。

她在脱孝以后，一天晚上，邀请了几位艺术家来吃晚饭。有两个谢绝了邀请，三个接受了，他们吃惊地发觉女主人是一个胸襟开阔、风度迷人的少妇；她使他们感到舒适自在；她还雍容大方地告诉他们，她很高兴他们过去到她的家里来。

这样，她慢慢地在过去忽视她或者轻视她的旧熟人当中，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了一批朋友，她开始以寡妇或者自由女子的身分接待她能请到的巴黎最受欢迎的男子，也包括少数妇女。她这个寡妇是洁身自好的。

头一批受到接待的人成了熟朋友，构成基础力量，吸引了别的许多人，她的家因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宫廷，所有常客都具有一种才能或者一个贵族头衔，因为某些经过精选的贵族，已经同智力超凡的平民没有什么区别了。

她的父亲德·普拉栋先生住在她的楼上，是陪伴她上社交场所的长者和保护人。他是一个喜欢向女子献殷勤的可笑的老头，穿着时髦，风趣诙谐，对他的女儿亦步亦趋，宛如对待贵夫人一样，而不像对待女儿。每星期四的晚餐由他主持，过不了多久她家的晚餐就出了名，巴黎人人传说，大家争着想获得邀请。申请像潮水般涌来，有的要求介绍结识，有的要求邀请就餐，这些要求都由一圈子熟人讨论，往往经过表决以后，就予以拒绝。许多风趣话从这圈子里传出来，立刻传遍全城。演员、艺术家、年轻的诗人，在这里初次露面以后，成名就有了保证。加斯东·德·拉马特带来的长头发

天才演奏家，在这里接替了马西瓦介绍的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在钢琴旁的位置；跳异国舞蹈的舞女，总要在這裡稍微卖弄一下舞姿，才能到埃当戏院或者牧羊女歌舞团向公众演出。

德·比尔娜夫人很明智，她不肯大量增加新朋友，因为她的老朋友们都很嫉妒，小心翼翼地不让她同外界多接触；又因为她过去是在专制丈夫的带领下步入社交界的，还留下一段使她厌恶的回忆。她对于别人可能怎样说她和怎样想她，既感到满意又有点害怕，因此她不敢过于放纵，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身分极其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有点放荡的生活。她重视自己的名誉，害怕过于轻率的行动，她任性而不越轨，大胆而有节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使别人能怀疑她同任何男人有暧昧关系，或者偷情，或者私通。

所有的男子都诱惑过她，据说，没有一个成功。他们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而且惊奇地互相作同样的坦白，因为男子们很难容许一个独立自由的女子保持贞洁，也许他们是对的。关于她只有一种传说：人家说在她结婚初期，丈夫令人发指的残暴和意料不到的苛求，永远消除了她对男人的爱情。她的密友们经常讨论这件事。他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梦想着将来的脉脉温情，期待着结婚的神秘，这种神秘是令人不安的，猜想得出是猥亵的、不洁的，同时又是可爱的、高尚的；然而她在婚后发现的竟是一个粗野汉子对她的种种约束和苛求，她当然大为震惊了。

社交界的哲学家乔治·德·马尔特里轻轻地冷笑一声，加上一句：“她堕入情网的时刻总会到来的。对于这类女人，这种时刻不会不来，来得愈迟，爱得愈强烈。根据我们这位女朋友对艺术的偏爱看来，她迟来的爱情必然应在一位歌唱家

或者一位钢琴家的身上。”

加斯东·德·拉马特的想法不一样。他以小说家、观察家兼心理学家的身分，以专门研究人，而且写过若干充满嘲讽而十分酷似的人物形象的资格，自称熟识女性而且能以独一无二的、非常可靠的洞察力来分析女性。他把德·比尔娜夫人列入当代精神不正常的女人中，他对这类人的典型人物，曾经在他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她们中的一个》中描写过。他是第一个描写这类新女性的人，这种女性有点歇斯底里，这种病使她们心神不安；她们被千百种互相矛盾的愿望所吸引，却没有一种愿望能变成欲念；由于受时代、事件、当代和新派小说的影响，她们什么都没有尝试过就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她们既缺乏热情，又没有魅力，仿佛在她们身上集中了宠坏孩子的任性和老怀疑论者的冷酷。

可是他跟其他各人一样，在追求她的尝试中，也失败了。

在他们这群忠实的朋友中，每个人都轮流爱上过德·比尔娜夫人，失败以后，还程度不同地感到激动和兴奋。他们慢慢地组成了一个小教堂，其中的圣母就是德·比尔娜夫人，他们无休止地谈论她，即使离她很远，依然对她着迷。他们在不同的日子里，根据她表示出的仇恨、恼怒或喜爱而赞美她，颂扬她，批判她或贬低她。他们经常互相妒忌，互相提防，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紧密团结，包围着她，不让任何可怕的竞争对手接近她。他们中最热心的有几个人：马西瓦，加斯东·德·拉马特，胖子弗雷内尔，社交界最时髦的年轻哲学家乔治·德·马尔特里先生，这位先生以宣扬反面意见著名，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他的复杂而总是最新的理论，即使他的最热烈的崇拜者也听不懂，而同他的理论一样帮助他扬名的，是他的奇特的打扮。除了这几个被选中的人以外，还

有德·马拉坦伯爵，德·格拉维尔男爵和其他两三个人，他们都是上流社会的绅士，号称有才智的人。

她在这群杰出的人中似乎特别优待马西瓦和拉马特两人。看来这两个人具有天赋，能够经常使她高兴。他们富有不拘礼节艺术家气质，他们善于开玩笑，他们巧妙地嘲弄任何人，有时在她能容忍的时候，也稍稍嘲弄她，这一切都能讨她欢喜。可是，不管是天生的或是故意的，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对其中一个崇拜者表现出过长时间的、过于明显的偏爱，而且她的卖弄风情总带着调皮而不受拘束的神气，她分配宠爱也是真正公平合理的，因此，她才能使他们之间维持住稍带敌意的友谊，保持能使他们诙谐有趣的热情。

有时，他们中的一个人，同别的人开玩笑，介绍一个朋友进入他们的圈子。由于这位新朋友绝不可能是一位出色的十分有吸引力的人，别的人就联合起来排斥他，不必多久就能把他挤出圈子。

马西瓦就是这样把他的朋友安德烈·马里奥勒引进来的。

一个穿黑礼服的男仆大声宣布：

“马西瓦先生到！——马里奥勒先生到！”

一个粉红色绸子做的打褶的巨大灯罩，像云朵似的盖着一根高大的挂着强光灯的镀金铜柱子，猛烈的光线照射着一张古色古香的方形大理石桌子，灯光下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脑袋正在俯着观看拉马特刚刚带来的画册。小说家在他们中间抬起头，一页一页地翻着画册并且加以解释。

其中一个脑袋转过来了，向前走着的马里奥勒看见了一个明亮的面孔，金色的头发带点橙黄，两鬓上的细发像燃烧

着的野火。纤细而有点向上翘起的鼻子使脸上常带微笑；由两片嘴唇明确地勾画出来的嘴，两颊上深深的酒窝，微微突出而有裂缝的下巴，使脸上又带有嘲弄的神情；眼睛恰恰相反，使脸上蒙上一层忧郁的面纱。这双眼睛是蓝色的，已经退了色，仿佛被人洗过、擦过、用旧了似的；黑色的眼珠又圆又大，在眼睛中间闪闪发亮。闪耀着的古怪目光仿佛在倾诉着吗啡的梦幻，或者更简单点说，是在倾诉颠茄的迷人技巧。

德·比尔娜夫人伸直了腰，伸出手来，说声欢迎和感谢他的光临。

“我请求朋友们带您到舍下来已经有许多日子了。”她对马里奥勒说，“可是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好几次他们才肯这样做。”

她身材高大，雍容华贵，举止有点缓慢，很有分寸地袒胸露肩；她的美丽的肩头几乎没有完全露出来，光线把它照得鲜艳无比。她的头发也不是红色，而是秋天某些枯叶的难以形容的颜色。

接着她把马里奥勒先生介绍给她父亲，父亲向他致敬，伸出手来。

男客们分成三组，很亲热地交谈，仿佛在自己家里，又仿佛在一个常到的俱乐部里，加上一个女人在场，增添了一点香艳气氛。

胖子弗雷内尔正在同德·马拉坦伯爵谈着话。这位胖子经常不离德·比尔娜夫人左右，夫人对他有点偏爱，这就往往激起朋友们的反感和恼火。他虽然年轻，却胖得像个气球，被吹得胀鼓鼓的，经常气喘吁吁；他脸上无须，一头乱短发，颜色很浅，为人庸俗，惹人烦恼，对少妇来说，他肯定只有

一种美德，那就是比任何人都更盲目地爱她。这种美德在别的男人眼中非常讨厌，在她看来却是重要的。大家送给他一个绰号叫“海豹”。他有了妻室，却从来不提要介绍老婆到这里来，据说，老婆的醋劲很大。拉马特和马西瓦尤其不满意德·比尔娜夫人对这个经常吹风箱的人表示明显的好感，每当他们忍不住责备她不该有这种可耻的、自私而庸俗的偏爱时，她总是嫣然一笑地回答他们：

“我爱他像爱一条忠诚的好狗一样。”

乔治·德·马尔特里同加斯东·德·拉马特正在谈论微生物学家最近还未完全证实的发现。

德·马尔特里先生对他的论点用无数巧妙的评论加以发挥，小说家拉马特一听就热烈地表示拥护，正如文人很容易毫无克制地接受一切新奇和独特的东西一样。

这位上流社会的哲学家，一头金发，像亚麻那种金色，又瘦又高，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包紧屁股的上装，纤细的脑袋从白领子里伸出来，脸色苍白，又平又直的金黄头发像贴在脑袋上一样。

说到拉马特，全名是加斯东·德·拉马特，当中这个“德”字使他油然而产生了跻身贵族和上流社会的野心，其实他首先是个文人，是个冷酷无情的可怕的文学家。他以眼睛作为武器，像照相机那么迅速和准确地搜集形象、态度和举止；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像猎狗的嗅觉那样的天生小说家的辨别力，从早到晚把一些职业情报储存起来。他就凭着这两种简单的能力，再加上他对看见过的外形有清晰的印象，对一切内幕都有本能的预感，他就能使他的书具有活生生的色彩、音调、外貌和动作，却丝毫不显露出心理分析作家通常的意图，他的描述仿佛摘取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